

现当代文学论集

张毓茂 著

辽宁大学
学术论文选编

辽宁大学科研处 · 1985

现当代文学论集

(1978—1985)

张毓茂 著

辽宁大学科研处

一九八五年七月

现当代文学论集

目 录

要填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 (1)

——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

评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8)

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几点看法…………… (24)

※

※

鲁迅的忧虑…………… (37)

——也谈阿Q的形象

鲁迅与萧军…………… (43)

※

※

论郭沫若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 (49)

开创一代诗风…………… (69)

——谈《女神》在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试论《女神》的个性解放思想…………… (82)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96)

——试论郭沫若历史剧的“反秦”问题

谈历史剧《蔡文姬》的历史真实性·····	(109)
论郭沫若小说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120)
论郭沫若小说的艺术开创作用·····	(133)
论郭沫若小说的时代精神·····	(152)
论郭沫若的《牧羊哀话》·····	(167)
中国近代革命历史风云的画卷·····	(180)

——试论郭沫若的传记文学

※

※

两个勇敢的跋涉者·····	(195)
---------------	---------

——萧军与萧红

论《八月的乡村》·····	(213)
---------------	---------

敢为人民写春秋·····	(233)
--------------	---------

——论萧军的《吴越春秋史话》

揭示灵魂的艺术·····	(252)
--------------	---------

——再论萧军的《吴越春秋史话》

萧萧寒风中的红花·····	(267)
---------------	---------

——杰出女作家萧红

黎明前的风暴·····	(272)
-------------	---------

——萧红的《夜风》的思想与艺术

梦绕故园寄深情·····	(280)
--------------	---------

——萧红的《失眠之夜》赏析

※

※

丰碑长存·····	(286)
-----------	---------

——瞿秋白同志对新文学的贡献

读《王昭君》随想·····	(294)
---------------	---------

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人物描写·····	(300)
论张笑天创作的思想倾向·····	(305)
心灵搏斗的诗篇·····	(325)
——读张贤亮的《绿化树》随想	
爱与美的追求者·····	(342)
——评边玲玲的小说创作	

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

——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

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许多方面的问题，没有或很少有人触及，急需扩大研究领域，增加研究课题。比如沦陷时期的东北地区（即伪满洲国）文学，目前所有的现代文学史书籍中都丝毫不曾提及，也很少有人公开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至今仍是一片空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和破坏。早在建国前夕，就发生了对萧军及《文化报》问题的错误处分，由此祸及了一批东北沦陷时期的进步作家。同时，对这些作家到解放区后写的作品，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明显的例，就是对李克异（袁犀）同志《网和地和鱼》的粗暴批评。到五十年代中期，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沦陷时期的绝大多数作家都受到了批判，不加分析和区别地统统扣上“右派分子”“伪满作家”“汉奸文人”等政治帽子，他们的作品被斥为“汉奸文艺”，一律列为禁书，打入冷宫。在这样政治气氛下，人们对沦陷期的东北文学除了作为“汉奸文艺”而肆意挞伐外，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研究的。至于“四人帮”十年肆虐期间，沦陷时期的作家就无一幸免地受尽残酷迫害，许多人因而冤死狱中……。今天他们都在党的关怀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然而幸存者已经寥寥无几了。

实际上，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拚命鼓吹和扶植封建法西斯文学，但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抗日文学，始终存在着，斗争着，发展着！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就波及到了东北。当时在吉林有白杨社，在沈阳有启明学会等文学社团，分别出版了《白杨》和《启明旬刊》等文学刊物，在读者中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二十年代后期，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关怀和指导下，左翼革命文艺运动开始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28—1930年间，仅在沈阳一地陆续出版的文学刊物，便有十五种之多。其中如《关外》、《冰花》、《辽风》、《颈草》等刊物，都曾大力宣传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以爱国为宗旨的民族主义文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东北人民开始了十四年的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在这漫长的黑暗年代里，党的和非党的革命文艺家，同东北广大人民一起，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浴血搏斗。他们不但用笔，而且用刀枪奋战，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以哈尔滨为活动中心的革命作家有巴来（金剑啸）、洛虹（罗烽）、黑人（舒群）、姜椿芳、刘莉（白朗）、三郎（萧军）、悄吟（萧红）、山丁（邓立）、金人、陈隄等。他们以《夜哨》、《文艺》、《芜田》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战斗倾向的作品，向敌人勇猛冲击。如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小说《星期天》；萧军的《烛心》、《孤雏》；萧红的《夜风》、《看风筝》、《麦场》（即后来轰动上海文坛的《生死场》中的一章）；罗烽的《口供》、《两个阵营的对峙》等等。他们当中许多人（如萧军、萧红、罗烽等）后来撤入关内，同上海左翼文艺队伍

汇合，形成了三十年代崛起于上海文坛的“东北作家群”。而留在沦陷区的作家们，则在敌人血腥统治下继续以文艺为武器进行反帝爱国的斗争。尽管史料已严重散佚，但据仅存的残缺资料，仍可看到他们活动的成绩。比如1933年一年之内的文学社团就有十七个。其中冷雾社、飘零社、新社和白光社都非常活跃，出版《冷雾》、《飘零》、《罗丝》、《白光》等刊物。此后虽然斗争日益艰苦，但战斗在沦陷区的作家们仍然以各种方式从事反帝爱国的文艺活动，在当时的《凤凰》、《新青年》、《明明》、《文丛》、《作风》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品。这时期著名的作家有山丁、袁犀、秋萤、金音、小松、但娣、梅娘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绿色的豆》（山丁）、《河流的底层》（秋萤）、短篇小说集《泥沼》（袁犀）、《小工车》（秋萤）、《山风》（山丁）、《第二代》（梅娘）等。他们当中某些人在激烈斗争中，虽然也曾消沉、落伍，但就总体来说，始终是在不断前进的。当然，由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提出的文艺口号（如“乡土文学”）也许不够明确尖锐，他们作品的情调有时不免伤感悲观……总之，他们同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相比较，确是显得幼稚、薄弱一些，有着这样那样的失误。然而，不管怎么说，那是暗夜里的灯火，沉寂中的呐喊，显示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大潮在沦陷期的东北并未中断，即使化为潜流吧，它也是在滚动着，前进着，呼啸着！最近，一位沦陷时期的老作家回顾说：“当然，十四年的沦陷并没有产生过光耀文史的金元杂剧和满清一代的古典名作，也没有出现过关汉卿、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但从这一时期的作品看，却继承了五四以来祖国文学革命的优良

传统，绝大部分都能从现实出发，有明确的爱憎，比较接近劳苦大众。对被奴役受迫害者有强烈的同情。因而敢和敌人站在对立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在沉重民族灾难里，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悲惨，为我们展现出当时统治者宣扬为‘王道乐土’的真实图景。从另一角度出发，对英勇杀敌的抗战英雄，也有过热情洋溢的歌颂。”“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文学，就其主流或总的航向看，基本是健康的，是倾向革命的。”不消说，这不是定论，但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无疑是有启发的。它提醒我们注意：在那么一大片国土（东北）上，在那么漫长的时期（十四年）里，曾经有过珍贵的文学遗产！我们怎能置之不问呢？难道不应该集中精力尽快发掘出来以丰富我们的文学宝库吗？

为此，我们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首先，必须彻底从“左倾”错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重新评价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长期以来，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下，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要是在敌伪统治时期发表的作品，就一律是“伪满文学”、“汉奸文艺”；作者呢，也就自然是“汉奸文人”，“伪满作家”。这是一种极端荒唐的逻辑。正如萧军同志指出的，照这种逻辑推论，在国民党统治下发表作品的作家岂不就都是国民党作家？那么一来，就连鲁迅先生也难逃“国民党作家”的恶谥了。正是在这样“左”的思潮下，沦陷时期的进步文学流派（如“文丛派”），进步的文学口号（如“乡土文学”），以及《山丁花》（疑迟）、《绿色的谷》（山丁）、《河流的底层》（秋萤）、《安获和马华》（但娣）等一批较优秀的作品都被作为“汉奸文艺”而一笔抹煞

了。而象山丁、秋萤、袁犀等沦陷时期的进步作家的不幸遭遇，也是令人十分痛心的。至于思想倾向比较复杂的作家（如爵青等）和他们的作品，就更得不到细致的分析和准确的评价了。今天，在十年动乱后侥幸活下来的沦陷时期的东北作家重新执笔写作，特别是李克异（袁犀）同志，不但写出电影剧本《归心似箭》、《杨靖宇》，而且以惊人的毅力撰写长篇巨作《历史的回声》，竟至呕心沥血猝死于案前。然而，毋庸讳言，“左倾”错误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束缚着他们。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平了反，但有些人在创作和学术活动方面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仍然由于各种原因而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只有彻底纠正“左倾”错误，才有可能彻底解放思想，通过对这段文学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作出新的评价。

其次，应该集中力量尽快搜集、整理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资料。这包括三方面的工作：一，整理、编写主要文艺刊物的文章目录索引。这些刊物散佚很多，残存部分又分藏在不同的图书馆中，借阅极为困难，如无详尽索引，简直如大海捞针。对其中重要的刊物和篇章，还要做必要的复印；二、有影响的进步作家，如山丁、袁犀、秋萤、金音、但娣、成弦、梅娘等人的作品是应该重新出版的，或出文集，或出选集，或重印代表作，以便让读者重睹“暗夜弥天中的异彩”，再聆“岩石重压下的强音”（秋萤语）；三、组织今天还健在的作家写文学回忆录。他们可能分属不同的文学流派，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但他们提供的史料都会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些作家大多年事已高，或则体弱多病，记忆衰退；或则由于其它种种原因，难免有忘却、误记之处，不

同史料之间可以互相补充，彼此纠正，使资料臻于准确完备。可是这方面工作，困难很大，有的老作家抱病执笔，但撰写出的回忆史料却很难发表或出版。辽宁和黑龙江两省的文学研究所合出的内部刊物《东北现代文学史料》，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但由于经费的拮据和印刷周期太长，还远远不能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这方面的问题如不能尽快解决，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研究工作是很难有重大突破的。

其三，现在有的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中文系协作，着手编写《东北现代文学史》，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开拓性的研究工作。然而，应该看到，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需要一个沉淀过程的，这个沉淀过程，就是分析、研究文学现象的过程。把握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的发展规律，不仅要对一些个别作家作品的政治观点、社会思想、美学观点，创作倾向、艺术风格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在总体上，要密切地、广泛地与东北沦陷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从社会到文艺的各种思潮联系起来分析，才能确切地全面地反映出这段文学发展的线索、过程和面貌，探索出内在的规律和因果关系，总结出成就和不足、经验和教训。为此，必须展开百家争鸣，深入探讨，积累比较充实的研究成果，在总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编写出一部比较坚实的文学史。可是，到现在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比如沦陷时期东北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它的主体与中原地区文学的主体从基本性质和基本倾向来看有什么异同？东北沦陷时期“乡土文学”的特色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的浮沉？等等，都应该深入探讨和充分研究，否则仓猝编写，急就成书，很容易流于一个个作家作品评论的罗列和堆积，缺少整体感，是

很难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的。

仅从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一个例子来看，就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有多少空白需要我们去填补。在谈到开创这门学科的新局面时，不要再忽略了这个重要的方面。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集，北京出版社）

评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是他为中央电大讲课用的教材，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学术专著。这部《简史》，不仅资料丰富，内容扎实，而且作者研究文学史的眼光比较锐敏，视野相当开阔，思路也十分新颖，注意从广泛的联系和历史的纵深中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风貌和基本特征，揭示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修己自己说：“我在编写《简史》时，力求勾画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轮廓。力求给人以历史的整体感和历史的发展感。就是说不仅让学生知道现代文学有多少段落、多少作家、作品；而且尽量把作家、作品与其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相连，画出不同段落文学的特殊现象，显示其区别于其他段落的发展、变化的特征，再连接不同发展过程，完成现代文学总体面貌的描述。”显然，达此境界，谈何容易。修己深知其间的难度，所以他一再申明只是“力求”而已，用语很有分寸的。细读《简史》全书之后，我以为，他确是努力朝这个目标前进，尽管还不能说无懈可击，但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先从格局、体例方面说起吧。《简史》在这方面打破了流行的框框。建国以来所编写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大同小异，似有一种冲不破的框框：即文学运动加作家作品。一般都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划分为若干段落，而在每段落中又都是先讲文学运动，后讲作家作品，除鲁迅这样大作家外，绝大多数的作家，都只能按其取得主要成就的时间，

固定在某一阶段里集中叙述。有人把这种体例叫做“板块结构”，修已则称它为“作家本位制”，按照这种体例，对单个作家的分析，似乎相当完整，讲授起来也比较方便，但一部文学史却成了一个一个作家作品评述的排列和堆集，很难看出文学史的总体面貌，更看不出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简史》呢，它打破了“作家本位制”，基本上按照体裁分别叙述文学发展状况。按体裁叙述固然也要介绍作家作品，但这种介绍不是孤立地，而是把作家作品放到不同体裁发展的总背景中叙述，这样既有利考察它的来龙去脉和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也便于同别的作家作品联系比较，从而讲清它的特点、作用、地位和贡献。比如对臧克家、田间、艾青等新诗人，对曹禺、洪深、田汉等剧作家，对叶圣陶、张天翼、吴组缃等小说家，简史都是如此介绍的。把臧克家放在三十年代诗歌发展中叙述，既可看出他的诗歌不同于殷夫、蒲风等无产阶级诗歌，也与现代派、新月派的作品有别，清楚地比照出他的诗的特点和地位；在解放区广泛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的背景上，介绍田间街头诗的特色，那印象不但极为鲜明，而且与史轮等人的诗歌联系起来分析，就更看出其所体现强烈的时代精神：即田间的诗“使‘五四’以来的小诗走出了抒发一己哀怨、诉说个人感受的胡同，走向火热的群众斗争，因而是小诗的政治化。”（《简史》383页）这个论断就显得很有说服力。讲田汉、洪深，《简史》是把他们作为左翼戏剧运动代表来突出的。在大量介绍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史实、成就之后，才烘托出这两位佼佼者。这，既阐明了他们与左翼运动的关系，他们在剧运中的地位，也具体地描述出左翼剧运成就的高度。而在讲曹禺时，《简史》在强调“曹禺

的《雷雨》、《日出》的成功，使现代话剧艺术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的同时，又着重指出“曹禺的成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许多新老作家的剧作都突破了以往的水平。如果没有上一个时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没有这时左翼戏剧运动的高涨，是不可能获得本时期话剧创作上的重大进展的。”

（《简史》248页）而且，《简史》以陈大悲的《幽兰女士》、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早期话剧作品与《雷雨》相比较，指出在题材、人物、情节的相似之处，既阐明“写旧家庭矛盾冲突”，“不是始于曹禺”，又深刻地论证了“只有《雷雨》才算得上成熟的话剧”，因为“最重要的在于曹禺用戏剧形式塑造了真正有性格的各类人物。”（《简史》258页）这就是从史的发展角度来考察作品，而不只是孤立地分析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小说方面也如此。比如《倪焕之》这部长篇小说，按照“作家本位制”的体例，叶圣陶是集中在五四时期叙述，所以也就把这部作品合并到这一时期介绍了。实际上，它是1928年写的。现在《简史》按体裁叙述时，把它放在三十年代作为“幻灭小说”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与茅盾的《蚀》三部曲、《野蔷薇》一起评述，不但充实了“幻灭小说”内容的阐发，而且在这总背景中去讲它，就更易于把它的思想艺术特点讲透彻。总之，对作家作品进行这种史的追根溯源、瞻前顾后、左右联系的考察，确实能够“给人以历史的整体感或历史的发展感。”

当然，完全按体裁叙述，有些特定的重要文学现象就很难给以应有的突出。为此，《简史》又做了灵活的处理，没有一成不变的把按体裁叙述的路子坚持到底。比如鲁迅和郭沫若这两位文学巨人，是新文学两面光辉旗帜和伟大奠基

者，如果仍然死板地采用按体裁叙述，把他们划到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中去分别介绍，这就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淡化了，抹杀了！无法反映他们对新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和卓越的历史地位。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简史》专设了《伟大的奠基石》一章。这一章既讲鲁迅的小说，也讲郭沫若的诗歌，目的是突出“五四”时期产生两位巨人这个重要现象。此外，《简史》中也还有一些不按体裁划分的章节。如在发展第一期没有讲短篇小说的专门章节，而把小说创作分别放到“为人生派”和“为艺术派”两章里去讲，因为“为人生派”也好，“为艺术派”也好，都是以小说最能看出它们的创作风貌。在发展第二期中把蒋光慈的小说放在革命文学的出现中讲，就把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革命浪漫谛克”倾向突显出来。很显然，在介绍这一文学现象时，离开蒋光慈的小说是很难讲清楚的。上述这些体例上的变化、调度和组织，虽有个别问题不够谐调妥贴（如把凌叔华放在介绍《现代评论》杂志的倾向时讲，就显得枝蔓），但就总体来说，是有利于突出特定的文学现象的。

格局和体例方面的求新，固然增强《简史》的历史感，不过更重要的还是透视历史的目光锐敏，视野开阔，注意从宏观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首先，《简史》注意揭示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全书开宗明义，就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国际背景”讲起，明确地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在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进行考察。《简史》用极为精练的笔触，描绘出整个世界文学发展的清晰的画面，进而指出：“起于‘五四’文学革命，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的中

国现代文学，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随着二十世纪文学的革命潮流而发生、发展的。她是这股文学潮流中，出现较早、发展较快、成果丰硕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极重要、极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她不仅反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而且为二十世纪世界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就讲清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这个全局中的地位和价值。从这里开始，在以后各章中，不论叙述文学运动、文学思潮，还是介绍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都经常与世界文学相联系。比如讲“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发展，讲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的争论和得失，就处处同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相联系；讲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大作家，又时时强调进化论、泛神论、无政府主义、马列主义等思潮，以及果戈里、歌德、惠特曼、克鲁泡特金、狄更斯、奥尼尔、契诃夫等外国作家的影响，不仅如此，《简史》在论述中外文学联系时，不是牵强附会和简单类比，而细致分析了这种影响、渗透的复杂情况。《简史》认为，在“五四”时期同是反对封建文学，同是接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却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流派，同样接受马列主义，同样赞同革命文学，却在如何开展新时期革命文学运动上也出现两种意见。双方的组成人员也和五四时期保持着承接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复杂情况呢？《简史》引用瞿秋白的解释，并加以发挥，说“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与农村有过联系，他们身上也有‘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另一部分则‘都市化和摩登化了，’‘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这两部分人本是同根生，